

Analysis of Hemingway's Work in the Light of Binary Oppositions:

a Case Study of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Analyse de l'oeuvre d'Hemingway à la lumière de l'opposition

binaire:

Etude d'un cas *Une place propre et claire*

二元對立觀照下的海明威作品個案分析

——《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中的對立因素

Ma Chunhua

馬春花

Received 12 January 2006; accepted 1 March 2006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deconstruction, it seems that structuralism has narrowed its scope in literary criticism. Because of this, the binary oppositions of Hemingway's short story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are studied as a case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ethods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theme of the short story is fully presented.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binary opposition, Hemingway

Résumé Depuis le développement du déconstructionnisme, il semble que le champ du structuralisme réduit. A cet effet, l'auteur, prenant *Une place propre et claire* d'Hemingway pour le cas, s'efforce d'analyser les éléments opposants de cet ouvrage et dévoiler son thème, tout cela permet de prouver la faisibilité de cette méthode dans l'analyse de certains textes.

Mots clés: le structuralisme, l'opposition binaire, Hemingway

摘要 解構主義興起以來，結構主義的陣營似乎在逐漸縮小。為此，筆者以海明威的《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為個案，試圖以結構主義的方法來分析該作品的對立因素，揭示了文本的主題，並以此證明了此種方法對分析有些文本的可行性。

關鍵詞: 結構主義；二元對立；海明威

海明威是 20 世紀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對他的作品進行研究的論文以及著作也多如牛毛，可謂面面俱到。從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與技巧，到這些小說揭示的主題，從海明威小說的硬漢形象，到這些小說所體現的女性意識等等，幾乎無一不包。但是，在這眾多的論著中，運用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海明威的小說進行分析的卻為數不多，而且這

些論著大多採取的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視角，主要考察小說的敘事模式、敘事時間、敘事情境、敘事聲音等方面，如張薇所著的《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相反，對於運用結構主義本身所宣導的“結構”、“系統”、“相互關係”等卻很少有人涉及。

來源於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的結構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想運動，還是作為一種方

法，都是試圖在解釋某種實際現象時，撇開其某種內容和單純的因果關係，只注重尋找和描述其結構，即構成這一現象的內部各因素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一現象與其他現象之間的關係。¹換句話說，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任何一個系統的個別成分或單位，只有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才有意義，即任何個別成分或單位的意義都是由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的。²於是，我們在試圖對文學文本做出闡釋時，就有必要找出該文本中各種成分或單位之間的某種相互關係，特別是某些看似互相對立的成分或單位。Bressler 曾說過，文本中存在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符號，從這些符號中讀者可以試著探尋出作者所要傳達的最原初的意義。因此，可能運用這樣一種研究和分析方法，找出海明威小說中存在的二元對立的因素，並進而揭示小說的主題，或者對某些小說做出的新的闡釋。之所以選擇《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這個短篇，很大的原因在於這個短篇為大家所熟知，似乎不可能對它做出什麼新的闡釋。在這種情況下，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分析《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中存在的對立因素，並進而揭示小說的主題，希望證明這種分析方法的可行性，也為某些文學文本的分析批評提供新的視角。

《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這個短篇小說由兩組主要的二元對立的符號或因素所貫穿，海明威通過一系列的敘事技巧、敘事手法來突現它們，同時輔以一些不太顯露的對立因素。或烘托氣氛，或深化主題，以達到最終揭示主題的目的。

首先，貫穿全文的“明亮”與“陰暗”的對立。小說選題十分巧妙，以《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為題，構思獨具匠心。小說的情節十分簡單：一個 80 歲的老人，比較富有；有一次他企圖上吊自殺，他的侄女將他放了下來。他耳朵又聾，常到一個乾淨、明亮的咖啡館來喝酒。於是，兩位侍者就圍繞著這個老頭討論了起來。兩位侍者對老人的態度截然不同，年輕的侍者希望趕快回家，因為他老婆在家等他，他甚至希望老頭自殺成功，而年長的侍者對老頭充滿了同情，分析了老人不願回家的原因。後來，老頭走了，年老的侍者不願回家，來到一個酒吧希望喝點什麼，但這個酒店雖然明亮，卻不舒適、乾淨，最後，他

只有快快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全文一共出現燈光，有燈光的，燈光明亮的這三個詞 10 次。“燈光”這個詞給人以舒適、溫馨的聯想，與“希望”、“未來”相聯繫，具有積極的聯想意義。海明威小說一般十分簡潔明快，沒有拖泥帶水之感，素有“電報式”文字之稱。他創作的理論是故意隱去一些內容，讓讀者來揣測他的話外之音，言外之意，讓讀者猜測他冰山底下的八分之七。那麼，在這個短篇中，海明威為何要不斷重複“燈光”這個詞呢？他的用意何在呢？從文中兩位元侍者的對話中，我們得知，老人之所以遲遲不肯離開，正是因為這個咖啡館有“明亮的燈光”，燈光帶給孤獨的老人一絲安慰，給他的心靈提供了一個暫時的避風港。本文故事發展的順序，以圖示為下：

老頭 → 乾淨、明亮的地方（咖啡館）→ 咖啡館打烊，不再明亮 → 老頭離開，年長侍者離開 →（年長侍者）明亮但不舒適的酒吧 → 年長侍者離開酒吧

文中老人的到來與離去都與“燈光”有關，當咖啡館燈火通明時，老頭遲遲不肯離去；但是咖啡館總有打烊的時候，老頭不得不離去；同時年長侍者也必須離開，與老頭一樣，他也需要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但是酒吧雖然明亮，卻並不舒適，無法給他一絲慰藉，於是侍者不得不離開。與“明亮”相對立的“陰暗”在文中也四次提及，前三次都是用來描述老頭所處的位置，分別是“一個老人還坐在樹葉擋住燈光的陰影裏”，“只有那個老人坐在隨風輕輕飄拂的樹葉的陰影裏”，以及“那老人坐在陰影裏，用杯子敲敲茶託”。其中，第一次以燈光為背景，明亮與陰暗之間的強烈對比具有一種十分特殊的聚焦效果。老人端坐於樹葉的陰影之下，燈光灑在他的身上，如同戲劇中舞臺的明暗場景佈置，突出了人物。讀者可以設想：在一個巨大的舞臺上，帷幕緩緩展開，一個老頭孤獨的坐在一張咖啡座旁，四周空無一人，只有遠處的兩位侍者在談論著他，觀眾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到這位老人的身上，與他一起呼吸著空氣，品味著他的孤獨與寂寞。而且他耳朵又聾，無法與人交流，此情此景，將一個老人的悲慘境遇刻畫得十分入木。但是，這一切並不是由老頭自怨自艾，向人訴苦而告知讀者的，而是通過兩位元侍者的對話道出了他的處境與狀況：無妻無子，只有一個侄女照顧他，因此老人甚至想到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這裏，明亮與陰暗的對比讓讀者得

¹吳培顯. 當代小說敘事話語范式初探[C]. 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p7

²林驥華等. 西方現代派文學評述[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p46

以細細品味老人的痛苦與悲涼，激起了人們對老人的同情，同時作者以“一個老人”，而不是具體的名字來稱呼老人，更深化了主題，讓讀者體味了整個現代社會所呈現的孤獨、淒涼的氛圍。

除了明與暗之外的二元對立，文中另一組最主要的對立便是“年輕”與“年老”以及由它們所帶來的其他一系列對立符號。首先，作者描述老人的唯一的形容詞就是“年老”，老人的蒼老與孤獨因為作者所設置的小插曲而更加突顯：就在老人獨自飲酒時，街上一個怒海和一個年輕的士兵走過。士兵健康有力，精力充沛，為了所追求的，不惜冒險在街上走。作者緊緊以士兵的出場就烘托了老人的估計。另一組“年輕”與“年老”的對比來自於兩位侍者。因為老人，他們引發了對話，而對話卻反過來展示了他們對人生的不同態度：年輕的侍者希望早點回家，他老婆在等他呢。他無法體會老人的苦處，最後將老人趕走了。年長的侍者則同情老人，因為他自己日益蒼老，彷彿在老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將來。年齡的增長讓年長的侍者不僅失去了青春，而且讓他失去了自信。咖啡館打烊之後，他的腦中出現了一段意識流的描寫：他追尋老人自殺的原因，除了錢，老人一無所有，大概是活得百無聊賴，空虛寂寞才自殺的，於是他自己也開始覺得空虛寂寞。他的意識流中重複出現 27 次虛無縹緲，這樣的表達方式在海明威娜追求簡潔文風的作品裏是罕見的。它將人生的虛無縹緲，毫無意義，然而又百般無奈的哲理性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它是一種痛苦難耐的人生體驗，一種刻骨銘心的人生感受，它既難以承受，又無處不在，不可逃避；一經體驗便無法忘懷。³它是導致老人向自殺的深層次的根本原因，而它同時也激起年長侍者的共鳴，並使時間上許多人睡不著。這樣，就十分自然的揭示了該短篇的另一個主題——人生的虛無縹緲，毫無意義。試想一下，如果不是作者刻意安排年輕和年長的侍者作對比，而是兩位年齡相仿的侍者，那麼本文在老人離開咖啡館時便會嘎然而止，作品的深層次主題便無法揭示了。年輕與年長這組對立符號以及由此出現的自信與不自信、對生活的希望和失望等等都得以展示，作品的主題也在這又一組對立中得以揭示和深化。

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但除了上文提及的明亮與陰暗、年輕與年長的對立，作品還存在一些不太明顯的二元對立因素，它們隱藏於冰山之下，不易被察覺，但如果讀者可以挖掘出這些二元對立的因素，對作品主題的理解肯定會更清晰明瞭。如本文標題《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所指並非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家”，而是一個乾淨，有燈光的咖啡館。“家”與“咖啡館”的對立在此顯現。對於一個老人，這樣乾淨、明亮的地方不禁會引發人們深層次的思考，頗有深意。再有，老人擁有的“金錢”與他缺少的“溫暖”、“愛”等也構成了一組對立。對於一位 80 歲的老人，溫暖和愛對他遠比金錢重要，但他偏偏缺少前者。於是，不禁會引起人們的同情，對人生愈加感慨。

筆者試著用結構主義所宣導的二元對立關係，分析了海明威的短篇《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中幾組對立因素，並進而分析了作品的主题，深化了作品的意義。但限於篇幅，還有許多對立因素沒有涉及。但是，畢竟證明了此種方法在分析有些文本的可行性。自從後現代和解構主義逐漸興起以來，結構主義的陣營似乎在逐漸縮小，似乎只有結構主義敘事學才能讓人們不時提及結構主義這一文學批評理論。其實，對結構主義的研究還遠遠沒有窮盡，這一領域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和挖掘潛力，特別是國內學術界，不論是對結構主義還是敘事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待進一步加強。為此，筆者試圖以此來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各位學者的重視，在這一領域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 [1] 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 [2] 林驥華等. *西方現代派文學評述*[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3] 吳培顯. *當代小說敘事話語范式初探*[C].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 [4] 張薇. *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C].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作者簡介: Ma Chunhua (馬春花),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2004 級研究生。(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pjerry20@yahoo.com.cn

³張薇. *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C].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p155